

现代商战
系列小说

商城没有夜晚

卫兴 著

贵州民族出版社

商城没有夜晚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贵州民族出版社

[黔] 新登字 (90) 04 号

责任编辑：元 华

责任校对：罗 啸

封面设计：王 跃

商城没有夜晚

汪卫兴 著

*

贵州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湖南印刷一厂印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0 千字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10000

*

ISBN7-5412-0452-8/I·160

定价：7.2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拍卖的奥秘	(1)
第二章	香港风云会	(11)
第三章	跨国界的爱	(35)
第四章	北京饭店 2108	(49)
第五章	潜流暗涌	(64)
第六章	妈不是个好女人	(81)
第七章	缠缠绵绵理还乱	(104)
第八章	晴天霹雳	(122)
第九章	灵与肉的交易	(149)
第十章	炒洋老板的鱿鱼	(197)
第十一章	黑牌轿车案	(233)
第十二章	五十万巨款	(266)
第十三章	血缘情浓	(291)
尾 声	(313)

第一章 拍卖的奥秘

秋夜，星空万里。

闹中取静的淮海路，静悄悄的。

星星朝淮海路眨眼，月光却把它照亮。

灯光，月光、星光交相辉映，两扇朱漆铁门紧闭，威严肃穆。门牌蓝底白字泛着冷光：13号。

过路人，都会不知不觉伸长脖子朝13号铁门张望，仿佛里面隐藏着许多秘密。

因为这铁门过去常开，小轿车进进出出，气势赫赫。现在偶尔开一次。门前黄叶堆积。

大铁门里面，是一个大花园，沿围墙栽着一排排银杏树、法国梧桐树、法国冬青。

花园里种着各种各样的花，几个白发童颜老人在花坛前打太极拳。往深一层里看，三层楼房，老式法国建筑，屋顶象教堂，小窗口美丽小巧，大窗门落地。亮亮的灯光从窗里透射出来，融洽在月光里。

青砖红瓦，错落有致，排列整齐，前后三幢，象三列卫兵站成纵队。

第一幢东首，门窗紧闭，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挡不住的灯光往外泄露。

这一户人家是这个院里地位最高的一户，也是最不幸的一户。

灯光下，史雄浩正弓着身子搅动碗里的药。妻子水瑛兰正在死命扒衣服，外衣扒下了，内衣扒下了，三两下子统统扒了个精光，屁股和女人的私家都露在外头。歇斯底里地叫喊：“你还我儿子，不还儿子，替我生一个。”

史雄浩痛苦地把她扒下来的衣服一件一件拾起来，“瑛兰，儿子会找到的，你安静，安静，我已七十三岁了，你已经六十一岁了，不是十六岁，听话，把药喝了。”

“我不喝药，我没病，我要儿子，你还我儿子。”她叫着扑过去，揪住他的衣襟，“三十八年了，我儿子在哪里？”

门“吱”的一声开了，一个倜傥潇洒的年轻人站在门口，闭上眼睛，“妈，你快穿上衣服。”

史雄浩赶紧为妻子穿衣服，说来也怪，她听到这熟悉的叫声，立刻安静下来，顺从地穿好衣服。年轻人拎着航空箱，放到门边，走到水瑛兰身边，“妈，会找到弟弟的，妈，你别急。”

水瑛兰突然抱住年轻人，“妈知道，宝贝，妈知道。会找到弟弟的。”

史雄浩脸色阴沉忧郁，“继业，你又要去哪儿？”

“爸，明天七点一刻飞机，去香港。”史继业搀扶着父亲坐到沙发上，“爸，你陪妈到疗养院住一些日子，等我回来。”

“不，我不去医院，你们又想把我捆起来打针，”水瑛兰叫着。

“妈，你听错了，是疗养院，不是医院。”他从衣袋里掏出疗养卡，“我替你们办好了手续，去太湖疗养院。”

水瑛兰笑了，“太湖疗养院我去，乖儿子，妈听你的。”她两眼盯着门边的航空箱，“你去哪？儿子。”

“妈，我去香港参加一个年会，一年一度的酒会，谈生意，米尔先生关照，要准时到达。”史继业握着她的手，紧挨到她身边，“妈，你喜欢啥？我替你买来。”

水瑛兰极度紧张地抓着他的手，“儿子，你要去哪？”梦呓似地不停地重复。

史继业望着妈妈恐怖惊吓的眼神，“妈，我今晚不走，陪你，明天去香港。”

水瑛兰笑了，紧握的手松开了，神态又趋于平静，“香港有的，上海也有，我什么也不要，只要和你在一起”她似乎很清醒，但笑得很怪。

史继业身上的BP机和大哥大同时鸣叫着。

水瑛兰走向史雄浩，“雄浩，你看，会叫的BP鸡。”她把手伸向史雄浩“替我买只BP鸡。”

史继业提着大哥大走向窗口，“喂，我是史继业，此刻在家里，什么事，你说吧，莫丽小姐，这儿没有外人，绝对没人监听。”

大哥大里传出一个娇滴滴的女高音，“史先生，你马上回公司，这是米尔先生的意见，他从法国发来的传真，叫你推迟一天去香港。”

史继业对着大哥大喊：“你念给我听！”他觉得不妥，放缓了口气，“亲爱的，莫丽小姐，我求你了。”

大哥大里传出咯咯嘻笑，“史先生，你听着：急告史继业，CR炼焦设备决不能落到赛格公司手里，出高价收购。”

史继业问：“莫丽小姐，高多少？”

莫丽小姐：“米尔先生没说。”

史继业叹了口气了，“莫丽小姐，我马上回公司。”

大哥大里传出莫丽咯咯的笑声……

史继业把大哥大插入西装内衣袋里，见妈妈还在玩 BP 机，朝父亲递眼色，悄然走进书房。

书房 16 平方，四壁是悬空玻璃书橱，书塞得满满的。写字台临东窗，南窗下有一排沙发。父子俩坐在沙发上。

继业：“爸，CR 炼焦设备有变化，赛格公司在抢购，米尔公司将出更高的价收购，你马上告诉李叔，叫煤炭部不要陷进去。”

史雄浩白了一眼儿子，“昨天你说 CR 炼焦设备便宜，让煤炭部收购。”

继业：“是的，CR 炼焦设备是拍卖货，老板破产了，急于还债，廉价拍卖。”

史雄浩抓起电话，“我怎么和你李叔说？”

继业按住电话：“爸，再等等，我把情况全部摸清楚了，你再和李叔打电话。”

水瑛兰拿着 BP 机闯进来，“儿子，这玩艺儿不会叫了。”

史继业接过 BP 机一看，BP 机的开关被拉断了。他无可奈何地说：“妈，开关被你拉断了。”

水瑛兰“咚”地丢下 BP 机尖叫：“我没拉断，你……你原来就断了……”

史继业拾起 BP 机，安慰她：“是的，妈妈，原来就断了，不是你拉断的。”

水瑛兰乐了。史雄浩叹息不语。

史继业望着父亲苍老疲倦的脸容，迎住了他忧郁的眼神，

潸然泪下，“爸爸，你离休在家太辛苦了。”他回头看妈妈，她像孩子般躺在沙发上玩耍、嬉笑。

史雄浩抓着儿子的肩头，“继业，你去吧，家里的事你甭操心了。爸只要你记住，与外国老板打交道，可别忘了你是中国人。”

“谢谢爸爸提醒，我会记住你的话。”史继业紧紧地与父亲握手。“爸，CR 炼焦设备不是最先进设备，只是贪它便宜，购买 AP 电子电脑设备这可是大买卖，你和李叔通电话时，叫他不要轻易答应其它外国商社。”

父亲严厉的目光盯住儿子的脸，“这 AP 电子技术设备，你想独吞？”

儿子摇头，“爸，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请相信你儿子有一颗中国心。”

父亲点点头，“这个电话，我打。”

“谢谢，爸爸，我到香港，给你打电话。”他朝妈妈看一眼，想过去告别。

父亲朝他挥手，“走吧，不要去惹她。”

儿子轻轻地拉开书房门，长长地透一口气，快步穿过客厅，拉开门，出去。

二

米尔公司在淮海路与延安西路交叉口上。

公司大楼灯光辉煌，人影晃动。男的、女的都围绕电脑、电话、传真机忙碌着。每个房间都不断地传出噼噼啪啪按键声，听不到说话声。

信息、数据、价格都从电脑荧屏上显映出来。一双双手象接力赛跑一样在键盘上弹跳着。

史继业一进入电脑室，也情不自禁地沉浸在这无声而紧张的工作中。

外国商社的雇员召之即来，但加班费加倍。加班，史继业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因为在上海是夜里，而地球的另一端，西欧、美国正好是白天。此时此刻米尔公司老板米尔先生正坐在法国总部指挥他的雇员在查找资料，上海的雇员岂能睡觉？想象得出，赛格公司的老板此刻也一定坐在美国总部指挥他的雇员投入战斗。史继业为了证实这一点，他抓起电话拨号：“喂，赛格公司吗？艳艳小姐在吗？”

电话听筒里来一声甜美的问话：“哪一位？我是姜艳艳。”史继业呵呵笑了。“艳艳，你没睡？”

听筒里夹带着笑声：“你不是为 CR 炼焦设备在加班吗？”

史继业笑声嘎然而止：“艳艳，你不应该插手这桩买卖。”

艳艳回答得很妙，“CR 炼焦设备是拍卖货，谁出价高，就买给谁。哪个老板不想赚钱？”

史继业说：“你会后悔的。”他“啪”地搁断了电话，回头朝凑拢来的莫丽小姐瞪一眼，“你偷听我们说话。”

莫丽微微一笑，“米尔先生发来传真，我等你签字，马上就要发回去。”她把一份传真拍到他面前。史继业看传真，两条眉毛拧到一起，“我要直接和米尔通话，你立即替我接通。”

莫丽小姐摇头，“此刻他在开董事会，不接任何人的电话。”两颗眼珠诡谲地朝他一笑。

史继业愤然了，“你告诉米尔，法国的白天正是上海的夜里，我们需要睡觉。”

莫丽小姐松松肩，摊摊双手，做了一个爱莫能助的动作，“史先生，你发一个传真给米尔。”

史继业在文稿笺上写着。

米尔先生：

CR 炼焦设备不是最先进设备，是八十年代初的产品。公司出高价去购买即将被淘汰的设备，不值！

史继业把写好的纸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里。莫丽小姐帮他捡起来，摊开，“你应该继续写下去发给米尔先生。”

史继业再次把稿笺揉成一团，扔进字纸篓，“米尔是皇上，他的话就是圣旨，按他的意见，高价收购。亏了是他的钱，不是你莫丽小姐的。”

莫丽甜美地一笑，“米尔先生说，由你全权谈判。”

史继业站起来，打开国际信息联网中心，35 吋的电脑屏幕上不断显示出美国市场信息和几个大公司的上市公司股市行情。他娴熟地操作，把信号输入电脑，打出一行行英文，尔后接通国际直拨电话，电话里很快传出一个女中音：“美国纽约申士公司，请传话。”

史继业用流利的英语回答：“我找约翰逊董事长。”

女中音回答：“对不起，先生，约翰逊先生去中国了。”

史继业焦急地问：“约翰逊先生在中国哪个城市？”

女中音回答：“他在上海。与赛格公司、大通洋行谈生意。”

史继业大声说：“小姐，你立即告诉约翰逊先生，米尔公司出比赛格公司高出 10% 的价格收购 CR 炼焦设备。”

女中音回答：“好的，我记下了，米尔公司出高于赛格公司 10% 的价格收购……”

“OK！”

三

赛格公司驻沪办事处灯火通明。

已是深夜2点钟，雇员们已情不自禁打呵欠伸懒腰，恨不得躺在地毯上美美睡一觉。

姜艳艳是这次抢购CR炼焦设备的主谈判，倦容使她美丽的脸庞失去光泽，往日妩媚的笑靥变成枯叶干巴巴贴在脸上，没一点生气。她抿着嘴儿打呵欠，苦涩难忍的泪水从眼皮缝里钻出来，挂在长长的睫毛上，象刚刚哭过一般。她用手帕揉揉眼睛，走向卫生间。在冷水龙头里冲洗一番，用干燥的纸巾揩干，淡施一下妆，舒舒胸口，挺起乳房，重新回到坐位上，精神抖擻地拨通美国纽约总部的电话：“赛格先生，我是姜艳艳，你好，上海是凌晨二点半，你才下午。是的，大家都想睡觉。我刚刚接到约翰先生电话，他不卖了。”

赛格的笑声从听筒里传出来：“OK！”

艳艳吃一惊：“赛格先生，你什么意思？”

赛格的笑声：“米尔公司出多少价收购？”

艳艳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米尔公司要收购？”

赛格大笑，“我有千里眼，从美国看到中国，从中国看到法国，米尔正在指挥收购CR炼焦设备。你马上让给米尔收购。”

艳艳惊愕得说不出话来，沉默着。

赛格的声音在电话听筒里振响：“亲爱的，不要惊奇。生意场上靠智慧赚钱。”

艳艳叫起来，“不是智慧，是要弄手腕。”

赛格又笑了，“亲爱的，手腕需要大脑去指挥。米尔出多少价收购？”

艳艳安静下来，“高出10%的价格收购。”

赛格嘿嘿两声，“让给米尔。你立即退出谈判，中止协议。”

艳艳压低声音，语调庄重严肃，“赛格先生，这可是违约行为。”

赛格语气肯定而坚决，“由我负责。”

艳艳追问：“预付的定金将全部被吃没。”

赛格哈哈大笑，“OK！十几万美金，小意思。”

艳艳带着不满的口气：“赛格先生，为CR炼焦设备，我们加班加点，审核、预测、落实了要货单位，我怎么向人家交待。”

赛格打着哈哈，“加班费照付，奖励嘛以后再说。你的任务完成了，明天飞抵香港，参加米尔公司一年一度的酒会。”

艳艳畏难地说：“明天，我去不了。约翰逊先生等我回话，我已答应明天与他共进午餐。”

赛格大笑“共进午餐的事已经取消，约翰逊已经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艳艳叫起来：“他要弄我？是他约我到红房子吃饭。”说着把电话听筒移得开开的。

赛格的笑声在听筒里迥响振荡，“你看看手表，上海最后一个航班是晚上八点半，约翰逊已在香港和他情妇调情。你不信，拨一个电话，号码1188919，他保证睡在电话机旁边。”

艳艳岂能不相信！她很感气恼，被老板耍弄了，她十分卖力地抢购CR炼焦设备，说破嘴皮请来买方与约翰逊洽谈。结果成了赛格钓鱼钩上一块诱饵，引米尔上钩。她的精力和智慧狗屎不如。一股无名怒火从心底蹿上来，赛格太不尊重人的尊严，她冷冷地对着话筒说：“赛格先生，你伤害了一个雇员的自尊。”

赛格似乎猜到她会这样说，从听筒里传出极温和的语调：

“艳艳，你干得很出色，用你的机智和才能把约翰逊的报价一压再压。没有你出色压价，米尔是不会来争购的。我非常赞赏你的才能，尊重你的人格和自尊。如果我事先告诉你或和你商量如何压价引诱米尔上钩，你就不可能表现得那么出色。亲爱的，正因为我出于对一个雇员的尊重，让她做一个独立的人，放手让她独挡一面，在中国你找不到第二个赛格。”

艳艳喃喃自语，“你故意设下圈套让米尔钻进去。我怀疑约翰逊是不是真的破产了？还是你们私下说好，故意让他这么做。”

赛格大笑，“亲爱的，你想怎么分析都行，你记住，约翰逊确实破产了，资不抵债。”

艳艳打断他的话，“约翰逊是不是真破产，还是用破产法保护自己，嫁祸给别人？美国有条企业法规，允许破产保护。”

赛格没有笑，话筒里传出低沉的声音，“亲爱的，你别忘了，赛格公司是买方，不是卖方。约翰逊破产不破产，不上经济法庭，与赛格公司无关。”

电话“啪”一声挂断了，艳艳望着手中的电话筒发呆，那种被人愚弄的愤慨，又在胸中涌动，五个手指头抓住桌上的合同单，撕得粉碎，发出低沉的怒气，“大家回去睡觉，先生们，女士们晚安！”

雇员们象得到大赦令后的囚徒，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冲出门去……

第二章 香港风云会

雇员，只不过是老板棋盘上的一粒棋子。

棋子随意可以拨动，老板高兴时，可以让你去充当车、马、炮；不高兴时，让你去当卒子，钉在那里不动。

卒子，只能一步一步摸过河，而每走一步都充满着被吃掉的风险。在外国商社里的雇员，象卒子一样随时有被老板炒鱿鱼的危险。

史继业也好，姜艳艳也罢，他俩在不同公司里扮演着相同的角色——卒子。

赛格一个电话，艳艳辛苦了几天几夜，意向协议终止，一切成为泡影，她的心血连狗屎都不如。

米尔一个电话，要史继业立即中止购买CR 炼焦设备，飞抵香港参加米尔公司一年一度的酒会。他满头大汗奔到虹桥机场，还算幸运，飞机离起飞还有10分钟，舷梯还没撤离，轿车把他送到舷梯旁，空姐竖着细眉，瞪着杏眼，没好气说：“先生，以后乘飞机早一点来。”

史继业肚里在发火，他岂不知道早点来？他把机票递到空姐面前，空姐横他一眼手中的头等舱机票，又变得笑容可掬，甜甜的一声，“先生，请进。”

史继业气恼地把机票揉碎塞进口袋。按他个性他才不愿这么慌忙去香港，一张机票值几个钱？对他这个月薪拿5000美元的雇员来说，浪费一张机票等于身上拨根毛。他恨的是

身不由己，这5000美元象有5000根绳子绑住了手脚，使他不能自由，时时听从老板的指挥，老板说东，他决不敢往西，这就是雇员的使命。米尔向来说一不二，即使说错了，你也得执行。赶不上一年一度的酒会，米尔又要训他。米尔把飞机航班，路程时间，算得精确无误。史继业象卓别林在舞台上表演滑稽戏忙得手脚带身连轴转，衬衣衬裤都湿透了才赶上这趟飞机。

头等舱，4号座位，有人坐着。他愣愣的看。

一位穿戴时髦的小姐，脸贴舷舱抢了他的位子。他连忙从口袋内掏机票对座号。空姐却拍他的背，“先生，飞机马上起飞，快坐好，系上安全带。”那口气是严厉的，目光冷酷。

史继业愤然了，又无可奈何，坐到空位子上，口气极不友好，“小姐，你懂不懂对号入座？”

小姐猛然回头，史继业一怔，“是你，艳艳？”

艳艳猛然站起。他按住了她，“你坐吧！”

就在他手按艳艳的肩胛时，侧面“咔嚓”一响，有人按动相机拍下了这个瞬息即逝的镜头。史继业警觉地回头，过道对面位子上那位偷拍照片的女人，是他的死对头莫丽小姐，米尔的情妇。公司里雇员都称她女工头。

史继业明白此刻的处境和身份。怎么这么巧，与艳艳同机，而且是并座。这真是冤家狭路相逢。

米尔公司和赛格公司是两个在华最大的跨国公司，都野心勃勃想独霸中国市场，要把对方挤出去。两大公司的雇员，彼此见了面，都不愿单独交谈，怕被老板怀疑为吃里扒外的经济情报间谍而被炒鱿鱼。

史继业离开艳艳的身边，退坐到对面一个空位子，却被

空姐赶回来，“先生，对号入座，这儿有人。”果然一个瘦高个子从机舱内出来，坐到空位上。

艳艳系好安全带，闭上眼睛。

史继业系上安全带，双唇紧闭，目不斜视。

飞机在震动颠簸中腾空而起，飞上蓝天。

飞机平稳地航行，震耳欲聋的轰鸣自然消失。空姐开始为每个乘客分送热咖啡、热茶、糖果。

史继业从空姐手中接过咖啡、糖果放到姜艳艳手中。艳艳朝他溜一眼，默不作声。

莫丽小姐扭动屁股走过来，眼神盯着史继业，指桑骂槐说，“史先生，米尔在电话里说你真蠢，一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女人。”她也斜姜艳艳一眼，“人家艳艳小姐多能干，CR 炼焦设备价格一降再降，使约翰逊服服贴贴。”

艳艳本想不说话，看莫丽小姐这副神态，又见史继业闭目养神不介入，便回敬了一句，“莫丽小姐，消息灵通，不愧为米尔先生贴身秘书。”

莫丽小姐脸颜转色，凶兮兮反唇相讥，“你才是赛格的贴肉秘书。”

艳艳呼地站起来，“莫丽小姐，你嘴巴放干净点。”

史继业猛地睁开眼，用力拉艳艳坐下，朝莫丽小姐挥手，侧脸低声和艳艳说：“莫丽是一个没遮没拦的西班牙女郎，米尔的应声虫，你何必和这种人去生气。”

艳艳把气恼和怒火发泄到他身上，“要知道你在这个航班上，我死也不乘这趟飞机。”

莫丽已悄然退回她的座位，又举起相机朝史继业和艳艳按下了快门，“咔嚓”一声，镜光灯闪亮。艳艳好气呀，想冲